

□ 怀念师友

2014年2月，国采和两位儿子许晋义先生和许晋廉先生，慷慨捐资港币两百万元，支持香港浸会大学的许士芬博士体康研究中心设置“低氧模拟实验室”，进一步推动有关领域的研究发展。

国采一生信奉和恪守“Life is to give, not to take.”的信条，广结善缘，助人为乐，在耄耋之年，仍坚持做善事，将母校“厚德载物”的传统发扬光大。她的种种义举感人至深，令人敬佩。

刘民婉老师追忆

○汪 正（1970动力）

刘民婉老师，1916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。1943年西南联大毕业，同年在昆明小坝师范任教，并与清华1941届校友戴寅学长结婚。1947年应清华校友姚荷生、凌德洪邀请，在镇江创办镇江清华中学（后为镇江七中再并入现镇江三中），1950年至1961年在镇江市第一初级中学任教。1962—1974年在镇江八中任教直至退休。刘老师于2015年4月23日无疾而终，享年100岁。

记得今年4月11日我和同学到镇江看望刘老师，刘老师还躺坐在椅子上接受了我们对她百岁寿辰的祝福。她那慈祥 and 亲切的话语还萦绕在耳边：我认得你，汪正。人家都说你是坏孩子，你不是，你那么小，怎么是坏孩子！我眼睛红了，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。这是老师对一个稚嫩的心灵深切的关怀和爱护啊！未曾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面。悲痛之余，想想刘老师能以百岁高龄在亲人的陪伴下，安详地离去，心中稍稍有些安慰。刘老师印在我脑海中的一幅幅画面也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1958年，我在镇江第一初级中学上初一的时候，我们的班主任，就是这位身材中等，皮肤白晰，剪着短发，戴一

副金丝眼镜，教数学时总爱夹着大三角板和圆规，讲起话来娓娓动听，从不大声批评人的刘民婉老师。当年，我很调皮，上课经常吵闹，甚至剥下墙壁上的石灰砸向正在板书的老师，搞了不少恶作剧。一些学生和家长将这些情况反映给刘老师后，刘老师请我母亲去她家访问。

到刘老师家后，母亲把我留在门外，自己进去和刘老师谈了好久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焦虑地等待母亲，心想这次肯定要挨打。母亲一出来，我就小心翼翼地问：刘老师说我什么？母亲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：她说你是个聪明的好孩子。什么？



2011年4月10日百年校庆镇江校友聚会作者和刘民婉老师合影

我楞住了，但瞬间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老师这样关爱我，我不能辜负老师，我决心改掉坏毛病，做个真正的好孩子。从此我变了，遵守纪律不调皮，认真学习，听老师的话，成绩也明显提高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人生也改变了。

时光飞逝，毕业后我一直未能再见到刘老师，但心中一直有个困惑，想知道刘老师为什么要那么做。终于在清华大学建校百周年镇江校友聚会上，我们师生又重逢了，原来刘老师也是我们清华的学长，

见面后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了多年的困惑：当年她为什么不告我的状，不指责批评我，反而鼓励我呢？她轻声地说：我是学心理学的。我恍然大悟。她用厚德载物的精髓抓住了我的本质，懂我知我维护我，就像园丁极力呵护幼苗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恩师，她把爱给了我，从此护着我走上为社会做好事的正道。

现在，我的恩师虽然仙逝了，但她的思想和精神永存，我将永远怀念她。

著名翻译家邵牧君病逝



邵牧君学长

《世界电影》原主编，著名电影理论家、翻译家、评论家邵牧君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15年6月12日与世长辞，享年87岁。

邵牧君，1928年12月26日生于上海。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，获学士学位；1951年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毕业。1951年9月接受国家分配，就职于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，从事编译

外国电影资讯的工作。从此，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。

邵牧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译著以及1980年出版的《西方电影史概论》，成为引领业内人士了解和研究西方电影理论的必读书。除此之外的重要作品，还有《世界电影全纪录》《西方电影史论》《电影的本性》《禁止放映——好莱坞禁片史实录》等，约三四百万字，也由此确立了他在电影研究领域的专家地位。

邵牧君先生是新中国研究外国电影的“拓荒者”，更是为国人译介国外电影研究资讯的“先行者”。《世界电影》是其参与创办并长期主持的一份刊物。他几十年如一日，在这份至今已有60年历史的刊物上比较系统地译介了世界各国的电影理论、电影史、电影剧本、电影人物、创作动向、风格流派、艺术鉴赏，以及创作经验等方方面面的研究资讯。

（转自2015年6月16日人民网，作者肖扬）